

翰圃積頌

(理论编)

——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师生论文集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 编

文物出版社

翰圃積頌

(理论编)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师生论文集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 编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 周小玮
责任印制 王少华
责任编辑 张 玮 程同根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翰圃积跬 (理论编)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
师生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6. 3

ISBN 7-5010-1812-X

I. 翰… II. 首… III. 汉字-书法-文集 IV. J29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0505 号

翰圃积跬 (理论编)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师生论文集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 编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1/16 印张: 44

2006 年 3 月第一版 200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812-X/J · 590 定价: 148 元

序

叶培贵

以书写为教育的一项内容，肇始于三代；认为文字（书写）中蕴含着深刻的道的内容，这一观念更是由来已久。虽然从唐末以后，书写有时或演化为文人雅玩，但却无改“六艺”之意，甚而更加强调了载道之旨，数千年来传承有序，蔚为中华文化的精粹。20 世纪后期，随着改革风起，开放潮兴，书法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有如老树晖春，新枝灿然。20 多年来，在邦国有道、百业振兴的背景下，古老的书学焕发出崭新的光彩。

1985 年，首都师范大学早沐东风，决定由欧阳中石先生主持创办书法专业，并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93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此设立了第一个以书法为核心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授权点，1998 年人事部在此建立了第一个以书法为核心研究方向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使之成为我国第一个拥有完整书法高等教育系列的学科点。

为保证学科点更好地发展，学校于 1994 年成立中国书法艺术研究所，1999 年更名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并确立为直属学校、系级建制的教学科研单位，使这个学科点很快发展为学校的特色学科和优势学科，成为北京市重点学科和教育部艺术师资人才培养培训基地，在全国形成重要的影响力。2002 年，欧阳先生获得“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惟一的“教育特别贡献奖”，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集体获得“教育奖”。

从创办专业之日起，欧阳先生即立意以“文心书面”设教，不徒游艺笔墨，更求兼综文史。后来他发展为：“作字行文，文以载道；以书焕彩，赋以生机。”用以概括他对于书法的意义和功能的认识，使“文心书

面”的内容得到深化。2003年，他把这16个字再浓缩为“积学升华，书文结晶”，并在“艺术与科学高层论坛”上进一步提出了与科学交融贯通的新设想。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一直奉行这样的宗旨：不仅从艺术、而且从学问的角度对书法进行研究，以中国文化为依托，以书法文化为核心构建研究体系。多年来，研究所的老师秉持这一思路，勤勉工作，承担了一些科研项目，出版了一些著作，发表了一些论文。到研究所学习的同志，情况各有不同：有的素有造诣而更上层楼，有的本治他学而继之以书，有的虽初入翰圃而勇猛精进。不论如何，对欧阳先生的思想主张都深为赞同，也各取得了一些成果。

我们编辑出版这本论文集，有两个目的：一、它们虽然菲薄，但凝聚了我们的许多心力，所以敝帚自珍，愿呈献给创办和发展这个学科点的首都师范大学以为50华诞的祝嘏；二、藉此形式更集中地向所有关心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的朋友们请教，便于朋友们进行批评指正。

两年前我们把一些书写方面的习作汇聚出版时，欧阳先生名之曰《翰圃积跬》，说明我们工作的想法。现在我们把这些研究方面的心得结集出版，还是一样的意愿，所以名之为《翰圃积跬·理论编》。虽然未必能够致千里，但是我们会努力前行。

是为序。

2004年9月

目 录

我对“书学”的思考	欧阳中石 (1)
南宋书法衰微探因	张同印 (9)
概谈唐代书法的历史地位	张同印 (17)
关于学习和研究书法史基本方法的认识	张同印 (23)
中国书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刘守安 (29)
中国古代“书迹”与“书法艺术”	刘守安 (39)
书法与哲学——《书法是写意的哲学艺术》一文质疑	刘守安 (65)
“碑学”、“帖学”献疑	叶培贵 (79)
略谈论书诗的解读——以“羲之俗书趁姿媚”为例	叶培贵 (87)
汉字产生传说的书法学意义	叶培贵 (95)
从南北关系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交流	甘中流 (101)
理学思潮与书法之正统观念的形成	甘中流 (111)
论书法创作的心理状态	甘中流 (123)
唐代选官中的“四才”制度的推行与意义考察	王元军 (135)
唐代的翰林书待诏及其活动考述	王元军 (149)
韩愈与书法三题	王元军 (159)
赵孟頫的书学思想	解小青 (169)
两镜相照——中日书法的汉字情结	解小青 (179)
汉字构象取义分类分析	解小青 (185)
论汉字的艺术品质	云志功 (197)
风华旖旎 清雅秀逸 ——简析《元倪墓志》的艺术风格	云志功 (205)

简析董其昌的书法继承观	云志功 (209)
书家艺术风格形成机制略论	程明震 (213)
书家人正史《艺术传》考	吴高歌 (219)
美术理论的学科概念和学科建设	郑 工 (225)
全球化:是危机,是挑战,更是机遇	
——兼谈书法艺术的未来发展问题	郑晓华 (241)
当代中国书法现代性的艺术表达机制	黎东明 (255)
“篆刻”一词释源兼论篆刻与印章之关系	赵 宏 (269)
中国碑学对韩国书艺的影响	裴奎河 (277)
“匆匆不暇草书”考	李永忠 (283)
唐代法帖钩沉	喻 兰 (289)
“抖擞”:对黄庭坚的误读	张传旭 (295)
论榜书书写的艺术规则	虞晓勇 (301)
论行书艺术的类型及审美特征	王 黼 (313)
李建中年谱	陈志平 (325)
秦汉简牍的用笔、结构及章法特征	王鹏江 (343)
刘熙载书史研究之研究	秦金根 (347)
隶书正名	寇克让 (365)
吐鲁番出土文书的书法研究	崔树强 (371)
略论地理环境与中国书法	吴慧平 (385)
论三年翰林院待诏对文征明书法的影响	向 彬 (393)
董其昌的技法观念	李海亭 (405)
试论以书比德的人格化审美	冯广贺 (413)
集字与书法	任晓明 (427)
也说“言法华”	李正庚 (435)
也谈六朝“题榜”	王艳军 (441)
书法是人类抽象审美情感之表现	宋 民 (447)
建构主义与高师书法课教学	谢光辉 (457)
清初帖学派书法略论	庄桂森 (471)
审美心理结构对汉代书法审美理念的促成	苏洪强 (479)
蔡元培与20世纪高等书法教育	张 韬 (489)
我看蓝玉崧先生的书法艺术及其他	严晓明 (499)
站在历史与未来之间——书法篆刻艺术随想录	陈福春 (503)

简述中国科举制度与古代书法教育的关系	吴晓懿 (507)
浅谈书法的益智功能	高远树 (513)
论书法形式	陆 璐 (517)
二度抽象与形式法则——书法艺术的现代思考	王 波 (527)
论汉末魏晋前书法艺术生成环境中的“自觉”因素	马国俊 (535)
何绍基书法评传	梅墨生 (547)
新世纪书法基础教育展望	曹卫东 (571)
北魏郑道昭与《郑文公上碑》浅探	徐 伟 (577)
从传统到现代——谈书法生存空间的拓展	朱道卫 (585)
书法本质之我见	侯忠明 (595)
米芾书法臆说	于景频 (601)
对“传统”的一点思考	毛选选 (609)
从沈曾植的书法实践臆说当代书法创作	郑国贤 (621)
论题款书法的诗情与画意	顾 琴 (629)
从书法艺术的审美观念看中华民族传统审美文化的 特征	陈海波 (639)
文人介入对象刻艺术发展的影响	田雨潇 刘晓霞 (645)
面向 21 世纪构建完整的高师书法教育格局	寇学臣 (651)
略论飞白书	靳鹤亭 (659)
欧阳中石书学方法研究	邱志文 (667)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简介	(681)
后 记	(689)

我对“书学”的思考

欧阳中石

【编者按】这是欧阳中石先生于2003年12月19日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术报告厅为“研究生书学学术周”所作的报告，已发表在《中国书法》杂志。这个报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最近关于书学学科建设的想法，也可以说是首都师范大学书法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新纲领，因此我们收录于此。

我的发言不能说是一个学术报告，我只是想和老朋友、新朋友、老领导、新领导一起谈一谈关于书学问题的一些想法。

一 关于“研究生书学学术周”

我要说的第一点，是“研究生书学学术周”的成功。这个学术周的召开本身意味着我们的学生在成长、成长得很好，让我们有了信心，懂得了学生身上所存有的力量远远地超过了我们。所以我这几天来一直很激动！许多想法涌上心头，不知道怎样地高兴！在学术周的开幕式上，大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新课题的出现，表明着这个学科的蓬勃发展，所以在我的想法里头，这个学术周的召开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开始，这不是套话。更重要的是，这个学术周把我们的同道、同好、同志、朋友们都聚集在了一起，这就是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我很想在这里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的想法，看看哪个不合适、哪个合适，希望听到大家的反映。无论工作还是学术思想，有的地方我还固执着，有的地方也随着大家的进步在往前移

动着。

二 对书法学科建设的思考

第二个问题，我想说说对这个学科建设上的一些想法。

我想，我们的工作应当落实到“书”上，但是绝不只是一个“书”字就把我们的工作都概括了。“书”是重要的一面，但是它的背后更重要。我在从事这件工作之初，曾经提出“书面文心”，要落到纸上，落到“书”上，但是它后面出现的是我们的文化思想。我这样提出了，但是孰轻孰重呢？哪个是重点，哪个是更重点？——始终在摇摆之中！为什么这样说？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很强调手，许多同学在手上有了进展，但是“文心”方面发挥得不足。随着时间的发展、层次的要求，从大专到大本、到硕士、到博士、到博士后，我更理解到、更感觉到文心是更重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说“作字行文，文以载道，以书焕彩，赋以生机”，这是在多年的实践和思考中得出来的一个认识。最后我又把它浓缩到八个字上，叫作“积学升华，书文结晶”，就是指把学来的东西积累起来，不只是积累，而且要让它升华出来，“书”和“文”让它结晶出来！“升华”和“结晶”，都不是文学的术语，应当说，它有着更深刻的内涵！

为什么我的思想有这样的变化呢？这轻重会随时摇摆呢？有一个事例，前一个钟头我还在想文化的问题，可在半个钟头之后，有一所大学想接受我们的博士生去任教，但强调要会写字、治印，最好还要会画。就在我将要认定文化更重要的想法的时候，这个信息使我不能不再思考一步了！

有一些朋友说我们注重文化多了一些，而手忽略了一些，我也顺便在这里表明一下我对待这些批评的态度。这些年来书界的朋友多起来了，从各方面对书学进行探讨的路子更多了，有很多想法是我们原来所没有碰到过的，我自己也曾经坚持过某一方面的观点。但是，事实教育我懂得了学问怎么做，社会怎么样在发展。大家的思维受着多方面的影响，产生很新的看法，我不能说哪一些行、哪一些不行。都是新课题，都有自己的理论根据，所以我持这样一种态度：哪一种思维、哪一种新流派、哪一种新书风我都尊重！我相信大家走在一条道路上，什么走法都有其合理性！给我们做评判员的，将是历史！我不敢自是、当然也不愿意轻易地自非！但是我承认现实，我想别人的想法正是我的不足、是我自己看不到的事情，我

从来都愿意多听听大家的想法，所以当我们的同学提出要举行这样的学术周，广泛地邀请各方面的同道来表达各种各样的观点，我非常赞成！希望我们的朋友不吝指教，提出来我们一起研究，即使是彼此矛盾、吵他个面红耳赤，仍然是朋友、最亲近不过的真正战友！

最近，我连续参加了两个会。一个是中国美术学院建院40周年庆典。我说了两句话：假祝贺之名，行学习之实。中国美术学院40年前由潘天寿先生提出建立书法专业，陆维钊先生、沙孟海先生以及其后的诸位先生都在这方面做出了很了不起的成绩。另一个是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的成立大会。我看到了一个事实，就是在世界上很出名的重要学府也把这个题目作为一个新的课题展开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举措！我也相信北大的老师、我的老同学们有他们的思路，他们会带着非常新鲜的观点进入我们的书界。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以及其他很多学校都成立了书法系，我们还没有。为什么没有？落后的主要是我。一方面我觉得没把握，另一方面是有些落后的想法在作祟！我在思考这个学科到底应当怎么建设，在社会生活中、在学术的场合它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在杭州的讨论会中，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它应当是属于艺术学科还是属于文学呢？可见，大家都意识到了它既有艺术的内容，也有文学的内容。不管哪个重哪个轻，谁也没有忽视另一面，有分歧正表明它是丰富的。我们学校的书法专业在教育系开始，后来到中文系，然而从学科构成上说却在艺术学里面，那么我们这个所应该在哪一学科里头呢？在哪一个里面都觉得有局限、有不足，都需要充实。文学的、艺术的、历史的、哲学的……各种东西都觉得不能缺少。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的学生毕业之后做什么？这个问题，我更是思考了好几年。就为了有这些想法，我没有敢解决办书法系的问题。我们的毕业生应当满足国家的需要，但是我们除了书法还能干什么去呢？尤其现在，“书（记录）”的作用印刷也能解决。所以我总在想，我们应当怎么做，才能满足社会的选择。社会的要求很广，中国书协的队伍每年在增加；似乎用武之地甚多，但是专业工作者都做什么？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前辈们在解放前夕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是书家，但很艰难、艰难到生活都成问题，我们没有这样。但是我们对社会的贡献到底是什么？我虽然冠冕堂皇地说“以书焕彩，赋以生机”是“书”的作用，但是社会承认不承认呢？社会需要吗？我们干什么、写什么字啊？

这些题目随时要求我们来回答。当然，我们可以这样回答：社会提出

来的就是我们应当满足的。把种种问题都加到一块，那有多大呀?! 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学问。不会写诗不行吧?! 不会写文章不行吧?! 不会造出一个字句来不行吧?! 不会造出一个词来都不行! 我们的书作“焕”出来的“彩”到底是什么? 今天是《滕王阁》，明天是《醉翁亭》，能行吗?! 我们为社会奉献作品，他们能欣赏多久、怎么看待? 一个展览过去后又怎么样? 这都是对书法工作者和从事教育的老师提出的重要课题，我们应当怎样回答? 我始终在忐忑中。

所以我觉得，书学到底囊括多少、应当怎样建立合理的体系、已有的体系是否完备……时时刻刻我们都应当思考! 用我们思考出来的答案回答国家、时代对我们的要求。只要社会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来，我们都要考虑，回答这些问题。社会提出要写，我们得会写; 提出要做，我们得会做; 提出要讲，我们得会讲。这些年我很迟钝，头痛医头，手痛医手，先走着，只能如此! 我今天见到不少老朋友都来了，又亲切又惭愧! 可以很乐观地设想，我们一起努力，将来总能把这许许多多提出的问题都归拢过来，都作为重点，理出一个头绪来! 我们要把“书”的问题依托在文化上面，因为我们深切地认识到，“书”也是文化的结晶，它的真正功用是在文化上。

三 艺术与科学

第三个问题，是一个关于“艺术和科学”的问题。

这两天来我又想得更宽了一些。我上面已经谈到，我们把人文学科都纳入进来，这个想法够吗? 我觉得还不够! 我记得在 30 年代清华大学有一个规定，文科的学生必须在理科方面选一门课，选哪一门都可以，但是必修。理科哪些科目可以为我们选修呢? 逻辑学作为理科的代表让文科的学生选择。所以像季羨林先生，他就选了逻辑。当时逻辑教师不够、要求量太大，所以三位先生——金岳霖先生、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都来讲逻辑，三人讲的虽然不大一样，但都是逻辑课。我想把这个意思提给我们的学校，能不能在文科里面加一门理科的课? 我刚才说到“积学升华，书文结晶”，结晶也好，升华也好，都是化学名词啊! 我们理解的深度怎么样? “结晶”不是结成个硬块就算了，而是有一个提纯的过程。这样的要求我们远不如搞化学的先生们理解得深刻。

我还想提另外一个建议，能不能让理科的同学也选一门文科的课程，

文科的课程不妨拿书学做一个代表。它可以使我们的学生受到素质的教育、文化的教育。

我在北大书法研究所成立会上见到很多专家。像金开诚先生，文艺心理学家，他说我们还要加紧地努力啊！我们两个学校有渊源，我们建立博士点，金开诚先生是导师组成员。今天北大成立书法所也要我参加，那是母校！我还见到王选先生，大科学家。他对艺术的爱好比我深得多，无论在收集资料上，还是在鉴赏能力上，都很精深！过去结识的王元先生，大数学家，我们每次在会上，除开会时间之外，他都找我一起研究写字、研究书法，我存留他的作业，几年几份，很了不起！他说他认识书法太晚了，现在正在加紧往前赶。他觉得艺术、文学、科学都同样地美，科学中每一个命题都是美的！这些在科学研究上深有造诣的先生都理解到了科学和艺术的关系。他们是亲身的感受者，他们的话都很真诚！我常说，搞艺术一定要有科学的思维，搞科学也需要艺术的灵感。彼此互相融通、涵盖、交织在一起，一定会相得益彰。朱家潜先生曾对我说：“我们要两不误。”什么叫“两不误”啊？没有误了读书、治学，同时也没有误了唱戏、写字！这些先生，无论是文学家、鉴定家、艺术家、戏曲家，都认识到了文学艺术和“理解”密不可分。你在某一方面真正深入下去了，就会有很深的理解，并能理解其他方面的学问。我今天提出来的两个建议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想我们已有的实践经验和学术理论，都可以证明它的重要性。什么叫作强者？应该说是无所不能。把自己局限在就会写字，或者就会写文章，都是片面的。

四 “学” 的问题

最后，我再简单谈谈关于“学”的问题。

什么是“学”？我们都在学，有的看来还取得了好的成绩，但是不是就满足了呢？不一定！“学”的目的应当是“会”。我们得问问自己，是不是真会了、会得多还是少？有学校要我写校训，对老师和学生说两句话，我说“学生应当是为会而学，老师应当是为学而教”。教的目的是让学生便于学，学生的目的也很清楚，就是要学会。我感觉我们的同学写字进步太慢，为什么？没当真学。如果说你当真学了，请给我一个证明。你不能给我证明，那么我就给你一个证明：如果你当真学了，你学了这么多年，难道就学会了这一点吗？！再强调一句，你学会了一个字没有？！我们

总问“怎么学”的问题，一句话：学是从一个字开始的。

我想跟大家谈的主要就是这些，不能占用更多的时间了。但我还想听一听大家的意见，请大家提出问题来，我再申辩申辩！

附：欧阳先生对三个现场提问的答复

1. 当前书法学科的建设，您觉得有哪些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想作为一个学科来说，“书”里面要谈的，书史、书论、字体书体的研究，这是最主要的。进一步，我们既可以把史的问题搞成史论，也可以把论的问题搞成论史，这都是“书”本身的。但我觉得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是文化课、文化史应当怎样进行。我们这里有专门研究文化的老师来讲文化课、文化史的课，也有先生专门研究国学。再有像碑帖学和鉴定的问题，也请图书馆的专家来讲。这些方面都是很必要的。其他方面，我很强调科学方法的研究，它所牵涉的不只是书学的问题，而是各种学科，今天牵扯数学，明天牵扯化学，后天牵扯物理……无所不及。总之我们想使各个学科都参与进来，建构一个合理而又全面的体系。

比方说研究到一个地方，不懂地理学就不好办了。我们曾打算去考察河北省的涉县，在邯郸的西边，有摩崖刻石 13 万字，在许多书籍上或者没有，或者只是轻轻带过。但是我们不能不考虑：这些刻石为什么出现在那里？时代是什么时候？是不是就是北齐的东西？要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除了对它本身的考察以外，还要联系到北边的大同，联系到响堂山，再联系到山东的泰山刻石。这许多地方一联系，不懂地理行不行？不懂历史行不行？所以说，任何一个问题的研究，都会扩展起来、扩展得很广。

又比如，我们一个同学研究黄庭坚，里面就牵涉“文字禅”是个什么？在佛学里面是什么东西？在儒释道的大关系里头怎么定位？这都是课题，不懂历史不行，不懂文化不行。

所以我说，如果把书学只理解成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问题，这太局限了！

2. 数学系的同学要学书法，应该怎样学？

数学系的同学热爱书法，好！上面我说的好多专家已经走在前面了。我们可以想想，汉字的构图和几何学有什么关系啊？几何学讲的线和图形的许多问题，和汉字、书法作品的点划与构图能够联系起来吗？哪一些精

微的计算不是数学问题啊！如果只是简简单单地说怎么写、怎么画都可以，那就不行了！所以没有数学的能力是不行的。有了数学的能力，很多图形的问题，都可以找到认识和解决的好途径，在方法上有自己的优势。再一点，前面提到了王元先生的认识，很了不起！科学中的每一个命题都是美的，这美和书法的美是相通的。重要的是要会“理解”，把它们之间好的东西联系起来理解，那么更深的一些关于书法的问题，也就可以逐渐地领会了。

这一点我再说几句。我觉得接受高等教育前一定要经过小学和中学的训练，太要紧了！各学科不见得全都精，但是要通，不通不行。只要通上一门，就可以通好多门。做学问是个金字塔的比例，下底不宽，没法升高，这是个经久不破的道理。为了使我们的学问做得好，为了使我们的艺术达到高峰，就需要多方面开拓。我们在历史上所见到的许多的书家，有哪一个专门写字的？都是其他方面有成就的人！所以我们要囊括许多学科共同来思考问题，不要局限自己，不要简简单单地理解。

3. 学书法一定要临帖吗？

临帖的问题，像是很简单的事情，其实不是。

我有一个观点：字是练不好的，只能学好！什么叫只能学好呢？历史上有许多人，比方说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这许多大家被历史肯定了，是好的。当然我们今天也可以说王羲之不行，可以！怎么设想都可以，但是社会、历史是不是认可呢？！既然历史已经肯定他了，那么我们就应当先把这好的学过来。学过来的办法是什么？就是临帖。

有人担心，临帖是不是会造成历史上所有人都写得一个样呢？我们曾说过“馆阁体”千篇一律，事实是这样吗？你看过10份馆阁体的卷子没有？我相信没看过。不要说都一样，实际是都不一样！各有各的风格。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好！

美在哪里？就在大家的身上。都是在相同中的不同，而不是在不同中的更不同。人有美的，有不美的，但是真美的，绝不是长得和人不一样！都只是两个眼睛，就这么横着一摆，很简单，都差不多，但是角度一变化，有的就美得令人炫目，而有的却不够美。还有没有第二个摆法呢？没有！只能是横着，或是稍微翘点，或是稍微耷拉点，都有美的。就是没有竖起来的，也没有撇起来的。可见“美”只是在相同里面展现了一点儿不同，而不是决然不同！没有谁的鼻子是倒长着的，没有，不然下雨都灌水了！没有那样的情况。所以我们仔细地理解理解，到底美在哪里，到底

怎样是美，值得思考。

临帖解决什么？第一是解决眼，第二是解决手。眼睛看得准不准？手上能不能把看到的東西表现出来？能不能这样：我要临的，却表现不出来，于是就改改，把原来长的改短一点儿、短的改长一点儿，行不行？很遗憾，王羲之死得早，他要还在的话，是不是还得跟你学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用担心，临了谁就永远跟谁一样，不是这样的。到目前为止，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两个人的字完全一样！你还怕创不了新吗？你一定和他不一样，你想和他一样都不可能。不必说你和他不一样，他自己想和他一样都不可能！科学的理论，大家写的都是字，而字与字不同，差一点儿就可以千变万化，所以必须学。只要你的眼睛有了，你的手也有了，那个时候你的自由也就有了，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因为你有理由，你有条件！所以说要写字还得先临，哪怕临一个，看这手有多厉害！我不知道我这些话能不能说明问题！

（任晓明根据录音整理，小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欧阳中石，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宋书法衰微探因

张同印

宋代书法尚意，代表人物是世所公认的苏、黄、米、蔡（襄）。“四家”均生活于北宋，成为尚意书风的开拓者和时代书风的标志。宋代历319年，南宋占其近半。宋代擅书者见于文献的有千余人，南宋占其近半。在北宋尚意书风开拓的基础上，寄希望于南宋继续进取，然而，历史发展的结果却令人失望。150余年的南宋书法平淡无奇，不仅失去了北宋书法那种生动活泼的局面，而且日渐柔弱萎靡。南宋书家虽众，声名显赫者寥寥，且无一人能与“宋四家”相匹敌。南宋书法不仅与北宋相比而相形见绌，甚至比元、明在许多方面也尚嫌不足。北宋所标举的尚意书风，经过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至南宋陷入了低潮，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平淡沉寂的时期。对于南宋书法衰微这一历史现象，应当深入探究其原因。

南宋书法的衰落与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文化背景。书法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同时又受到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两宋在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北宋结束了五代军阀割据的局面，重新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北宋虽不及汉、唐之盛，在许多方面仍然表现出开拓进取的精神。针对腐败现象，朝廷酝酿着政治改革的思潮。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各种改革建策，导致了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斗争。这表明北宋统治集团对于社会政治仍然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表现出在政治上一定的进取精神。

南宋王朝在政治上更加腐败，偏居江南，无力也无意收复江北失地。对外屈辱妥协，执行投降政策，割地纳贡称臣，只图换得一时苟安。虽有抗战派与妥协派的斗争，始终是妥协派占据主导地位。南宋政权软弱腐